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他为司马迁塑形

黄德海的本业是当代文学评论，但他却有志于同时开掘新的研究领域。视野直接拓展到中国文学的“诗”“文”源头。他在《诗经》消息之后又出版了《史记》今读，这实在让我有点惊讶。我记得多年前在山西运城行走，在一座并不高耸的古塔上，朝西的门洞上刻印着两个字“望秦”，意思是向西可以看到陕西，面向东边的门洞上也刻印着两个字“瞻鲁”，居然可以远眺山东。这是古人的气魄，也是文学翅膀的力量。“白日依山尽”是一种观感，“黄河入海流”则是一种想象。但德海不满足于诗人的志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二楼到三楼，视野竟然可以如此开阔。黄德海的志向颇有如此文风、古风，我认真读了他的新书，认为写得颇有特色。

一是叙述的耐心。这是一本为司马迁塑造形象的书，最突出的特点，是由朦胧到清晰的塑型过程。德海不是从司马迁个人身世入手，而是从他承担的职责任务说起。从上古时期史官执掌“宇宙”的神秘，到与天子分享控制天下的权威，再到成为职业的历史叙述者，直至下潜为唯命是从的记录员，司马迁基本上就出现在史官地位的最低点，这就导致了他“志”与“职”之间的分离。这本书第一章没有出现司马迁的名字，到后面才有了他父亲司马谈，再往后才有了司马迁的成长之路和命运遭际。这种渐变过程，仿佛雕塑，从石材、泥土、木桩到人形，再到形象，最终显现出眼神，传递出感情。

二是文化的“全备”。德海写古人，但参照系却放眼全球。这本书的引经据典可谓庞杂，但它们不是作者的一种炫技，而是不断用西方古典为司马迁找到共同点和遥远的回响，用历史的评述为司马迁寻找历史的足音。在柏拉图、苏格拉底、色诺芬那里，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显示出宽广的意义和深远的价值。

三是当代人眼光。“今读”强调的就是当代性。德海对《史记》的传播史作了简要梳理，在确定其经典地位后，当代人为什么读经典，如何读经典，如何理解经典的命运，进而认识其真正地位，对经典的正解，都是作者关切的主题。这是本书潜在的主题，也是切实的启示。

我们都是坐在二楼看风景的历史叙述者，直至下潜为唯命是从的记录员，司马迁基本上就出现在史官地位的最低点，这就导致了他“志”与“职”之间的分离。这本书第一章没有出现司马迁的名字，到后面才有了他父亲司马谈，再往后才有了司马迁的成长之路和命运遭际。这种渐变过程，仿佛雕塑，从石材、泥土、木桩到人形，再到形象，最终显现出眼神，传递出感情。

【顽童忆往】

邵元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恶作剧“教训”

“大肚子”吃过晚饭，等天黑了才洗澡。我和“学庆你”好几次为“大肚子”早点洗，这样天黑之前就能出来玩。但他很固执，就是不肯。我和“学庆你”就决定教训教训他。

我的办法是，先跟“学庆你”各自准备一捧草木灰，躲在“大肚子”家柴火堆后面。等他摆好澡盆，兑好热水，进屋拿衣服的一段时间空隙，赶紧将草木灰倾倒在澡盆里，再躲在柴火堆后面静观其变。

只见“大肚子”把干净衣服放在澡盆旁边小椅子上，脱得精光，坐上澡盆沿口，非常惬意地用毛巾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董宇辉与“弑偶”考验

董宇辉又翻车了。他在直播中以毋庸置疑的自信口吻谈到居里夫人，可一段话出现了三个中学化学的基本常识错误。之所以说“又”，是他在近来的直播中多次引起争议，或是念错字，或是在不擅长的领域说了外行话。

每当董宇辉在直播中出了一个错，网络标题都会用“翻车”去描述。这几天密集的“翻车”，动辄以“翻车”定义和概括，让人感觉好像全网都在坐等董宇辉翻车。一个网民说：想起以前董宇辉一出现都是好评盛赞，现在的风向却让人始料不及。为什么两三个月前似乎已经“圣化”的偶像，现在却被很多人以魔咒般的声浪喊着“翻车”？为什么呢？可能这就是网络规律吧，也是一个网红必经的考验。

虽然错得离谱，但可能也就是背书背错了，记人记事记岔了，直播太累透支了语无伦次，谁说活话没有里格儿楞的时候。网络和直播表达，本就容易出错，为什么董宇辉一出错，舆论就喊“翻车”？背后的舆论心态和网络规律，值得玩味。

这是一种“捧杀和棒杀”的网络弑偶情结。舆论热爱塑造偶像，在塑偶的“蜜月期”，那个带着圣贤光环的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泼天的崇拜，泼天的流量，野蛮地生产偶像的神话。但这个蜜月期不会太长，舆论也有一种反噬般的“弑偶情结”，先捧成偶像，在造神、塑偶过程中制造一波流量，再去弑偶，就偶过过程又是一波流量。舆论就是一个过山车，赞美到一定

高度，被捧成了偶像，过不了几天，人们可能就以蹂躏偶像为乐了。在“弑偶”的反噬期，那个曾被捧上神坛的偶像，做什么、说什么都可能被挑剔。这些年，我们在舆论场上见证了太多塑偶、玩偶、反偶和弑偶的舆论游戏了，塑偶时多么疯狂，反偶时多么激烈，就偶时就多么疯狂。眼见那人火了，又眼见那人被吊打了；眼见这波突然红得发紫，又眼见那波突然被黑成期。

这是网红无法逃避的魔咒和宿命，在网上混，总是要还的，光芒万丈时接受了多少热烈的掌声，在“反偶弑偶期”就要承受多少泼天的口水。这是网络能量的一种平衡与再生产机制，一个人如果缺乏流量克制，接受了很多神化光环，可能就掉进了那个必然被反噬的陷阱。这是董宇辉必然要经历的兴衰、捧捧周期律。

这种舆论心态可能不太友好，但对网红也是一种考验，真金不怕火炼，真博学、真才华不怕挑剔。博学和才华的成色几何？就看能不能承受塑偶后的反偶、弑偶。



稻浪奔流 10月4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大堡镇漫山遍野的水稻成熟了。秋风轻拂，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稻浪奔流，引来众多游人驻足流连。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炸鸡和脚踏车

有一天，在加的新认识的网友奥利弗带我去当地一家餐品店尝炸鸡。

炸鸡端上来时，我注意到，颜色深黄近褐。性子豪迈的奥利弗拿起鸡腿便咬，一咬便皱眉，说：“不行，这不是平时的水准。”他对店东说：“您这炸鸡啊，得骑脚踏车去吃！”

店东一听，先而哈哈大笑，继而赧然回应：“对不起，主厨今天休假，是新来的副手做的，经验不足，炸得太老了，我给您重做。”

他俩的对话让我如堕五里雾中，炸鸡与脚踏车，风马牛不相及嘛！奥利弗向我解释：“脚踏车”在加纳的土语里，是另有含义的。由于加纳生活水平不高，一般人一辆脚踏车往往用了一二十年仍然还在用。陈旧不堪的脚踏车零件不灵活，必须使出大力气去踏；而“使尽洪荒之力”因此便成了“脚踏车”一词隐晦的意思，多用于贬义。

“这炸鸡得骑脚踏车去吃”这句话，潜台词就是：“这鸡肉太韧了，我得像骑老旧的脚踏车一般，使出大力气去咬哪！”

我听完后莞尔，非常欣赏奥利弗“绵里藏针”的幽默。

少顷，店东将金光灿灿的炸鸡捧上桌来，说道：“我向你保证，这是飞机，不费劲。”

餐后，店东坚持不收钱，奥利弗也承诺日后会继续光顾。

一方以幽默的语言取代生气的投诉，一方以真诚的补偿取代无礼的反击——双赢局面，皆大欢喜。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没有一个人懂她

多年来，无论是隐居家中，还是行走天涯海角，都有一件事情是必做的：晚上，打开电脑，编辑杂志社的微信公众号。

10月10日晚上，自然我也在等待那个男人从瑞典学院大厅里打开那扇门走出来，揭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前，韩国作家韩江曾以《素食者》获得布克奖。

从布克奖到诺奖，韩江的崛起，是否也预示着韩国女性精神世界的压强感和刺痛感成为大众的关注点？诺奖的颁奖词说：“在她的作品中，韩江直面历史创伤和无形的规则，并在她的每部作品中揭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她对肉体与灵魂、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并以激烈而富于诗意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的创新者。”

然后，我迅速地开始编辑图文和“搬运”视频……

推送了第一波之后，看到作家钟求是给我的一篇对话，是他和鹿余亮对韩江小说《素食主义者》的探讨，从创作学的角度，分析了小说里三个章节讲述的女主英惠的三种毁灭历程，她最终从日常生活的困顿中挣脱，把自己变成一棵树。而作家陈末也发来一篇曾“四处碰壁”的《素食者》的评论，之前就极其喜欢韩江作品的她，曾经读“破”了三本《素食者》。这篇评论并不冷静，仿佛随着热爱和共情，战栗着刻下与小说女主一样的灵魂的痛楚和窒息感。

“我不吃肉”，这是女主英惠向外部世界的宣战，难道素食是一种原罪？陈末指出，正是血亲和家庭，才给了英惠最深刻的羞辱和围剿，父亲丈夫和姐夫都是如此，甚至母亲也成为忠实的人，可被遮掩的，她也在“暗处抛弃她”……对于这种集体合谋的悲愤现实，在微信里，陈末补充说：“她最后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做了，在所有的围剿里保存着体面和体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懂她……所有的人都期待她的死亡，但她一直在，不离开，这是她的全部，太厉害了，这个小说。”

【有槽之谈】

潘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表情包”与新型文盲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许多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用视频代替文字进行交流。过去我们形容有点文化的人叫“断文识字”，如今不少学生不仅断不了文，甚至识字也成了问题。诚然，视频可以降低阅读门槛，但长此下去读者就会变得感性多于理性，抽象思维能力也会下降，无法进行持久深入的思考。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变成不能用文字来正确表达思想的新型文盲。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或不便，因为人工智能出现，AI可以帮你写文章、写文案，甚至写诗。不少人正在把自己表达和思考的能力让渡给机器。难道几千年华夏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文字就要在网生的一代人中消失？真怀念那个“两旬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年代，怀念那个张口“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的年代。表情包、短视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傻？如何应对新型文盲出现带来的困扰和危机？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许多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用视频代替文字进行交流。过去我们形容有点文化的人叫“断文识字”，如今不少学生不仅断不了文，甚至识字也成了问题。诚然，视频可以降低阅读门槛，但长此下去读者就会变得感性多于理性，抽象思维能力也会下降，无法进行持久深入的思考。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变成不能用文字来正确表达思想的新型文盲。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能或不便，因为人工智能出现，AI可以帮你写文章、写文案，甚至写诗。不少人正在把自己表达和思考的能力让渡给机器。难道几千年华夏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文字就要在网生的一代人中消失？真怀念那个“两旬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年代，怀念那个张口“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的年代。表情包、短视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傻？如何应对新型文盲出现带来的困扰和危机？

【品味】

赏读林墉的这些美文，很有助于我们去阅读、欣赏他的“林氏美女”图

林墉，很潮州

林伦伦

林墉画得好，驰名大江南北、印巴南洋。我不懂国画的门道，只知道他的美女画得漂亮，而且，隐隐约约的，视觉上总觉得他画的是潮州美女。让我觉得恍惚的是，要把这强烈的感性写出来，总觉得无从下笔，直到管琼把《林墉谈艺录》送给我，给了我启发：“我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潮州的人和事，都是用潮州方言来写的……我在潮州的民间艺术里面浸泡得很深。我很看重，对整个潮汕文化都深爱，我大量使用潮汕话，这一点我很得意，可以将潮汕文化纳入我的作品。”

林墉不但喜欢木雕、刺绣等与画面有关的潮州民间工艺美术，还喜欢潮州音乐。他的二胡水平颇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小会拉二胡，水平是可以赚钱的（可与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合奏）。”他对潮州民间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已经非常专业了，而且带有艺术家的沉浸式感悟。他写道：“乡里闲闻逢秋雨，潮州音乐那一对双盛满春风的眼睛，明媚而清愁，为画坛带来了久违的诗意。”

林墉家乡情结最深层，或曰最底层的根基，我认为潮州方言组成的句子，踩着一地秋雨的碎银光透迤而去，慢慢儿井也不沉重地拉着人生大幕，这秋雨的帘。这段佳句，令我惊叹不已，相信专业的散文家不一定写得出，这绝对是林墉才写得出来的美文！

林墉画得好，他自己也认为跟潮州文化对他的滋养有关。他说：“我爸爸是做抽纱设计的，从小看到他的各种设计图案，很喜欢。另外，潮州的陶瓷、木雕、音乐、美食、工夫茶、潮剧，都深深地吸引我。”又说：“在我们（与林非俗）身上，对民间文艺的热爱，是共同的，是天生的，看我们的画，色彩都是非常热烈艳丽的。有人说没意思，我认为这是天性。”

林墉不但喜欢木雕、刺绣等与画面有关的潮州民间工艺美术，还喜欢潮州音乐。他的二胡水平颇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小会拉二胡，水平是可以赚钱的（可与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合奏）。”他对潮州民间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已经非常专业了，而且带有艺术家的沉浸式感悟。他写道：“乡里闲闻逢秋雨，潮州音乐那一对双盛满春风的眼睛，明媚而清愁，为画坛带来了久违的诗意。”

林墉家乡情结最深层，或曰最底层的根基，我认为潮州方言组成的句子，踩着一地秋雨的碎银光透迤而去，慢慢儿井也不沉重地拉着人生大幕，这秋雨的帘。这段佳句，令我惊叹不已，相信专业的散文家不一定写得出，这绝对是林墉才写得出来的美文！

林墉家乡情结最深层，或曰最底层的根基，我认为潮州方言组成的句子，踩着一地秋雨的碎银光透迤而去，慢慢儿井也不沉重地拉着人生大幕，这秋雨的帘。这段佳句，令我惊叹不已，相信专业的散文家不一定写得出，这绝对是林墉才写得出来的美文！



林墉谈艺录

林墉家乡情结最深层，或曰最底层的根基，我认为潮州方言组成的句子，踩着一地秋雨的碎银光透迤而去，慢慢儿井也不沉重地拉着人生大幕，这秋雨的帘。这段佳句，令我惊叹不已，相信专业的散文家不一定写得出，这绝对是林墉才写得出来的美文！

林墉家乡情结最深层，或曰最底层的根基，我认为潮州方言组成的句子，踩着一地秋雨的碎银光透迤而去，慢慢儿井也不沉重地拉着人生大幕，这秋雨的帘。这段佳句，令我惊叹不已，相信专业的散文家不一定写得出，这绝对是林墉才写得出来的美文！